

《金枝欲孽》般的诡谲宫廷 《大长今》似的励志童话

新世界出版社

寂寞空庭

思存◎著

春欲晚

庭院里寂无人声，只有晴丝在阳光下偶然一闪，若断若续。
幼时读过那样多的诗词，寂寞空庭春欲晚，梨花满地不开门。
这一生还这样漫长，可是已经结束了。

阡陌红尘系列
Qianmohongchen



寂寞空庭
春欲晚

思存◎著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寂寞空庭春欲晚 / 思存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06. 1

ISBN 7-80187-952-X

I. 寂... II. 思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53037号

寂寞空庭春欲晚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

作 者: 思存

责任编辑: 吕晖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四喜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05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12千 印张: 8.5

版 次: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87-952-X/1·303

定 价: 19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Jimo kongfeng
Chunyuwan

她三心慧质，饱读诗书，却因为父兄卷入党争，籍没入宫，宫中辛者库为浣衣奴。
他是满清第一才子，繁华似锦，侧帽风流，却有着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的隐痛。

他是八岁御极，除权臣，定三藩，文才武略，睿智过人的一代帝王。
一曲箫簧合奏，引出一段盛世情错……

引 子

Yinzi

紫玉拨寒笄，心字全非。疏帘犹自隔年垂，半卷夕阳红雨入，燕子来时。回首碧云西，多少心期。短长亭外短长堤。百尺游丝千里梦，无限凄迷。

——纳兰容若《浪淘沙》

.....

还是初春天气，日头晴暖，和风熏人。隔着帘子望去，庭院里静而无声，只有廊下的鹦鹉，偶然懒懒地扇动翅膀，它足上的金铃便一阵乱响。

睡得久了，人只是乏乏的一点倦意，慵懒得不想起来，她于是唤贴身的宫女：“香吟。”却不是香吟进来，熟悉的身影直唬了她一跳，连行礼都忘了：“皇上——”发鬓微松，在御前是很失仪的，皇帝却只是微笑：“朕瞧你好睡，没让人叫醒你。”这样的

宠溺，眼里又露出那样的神色，仿佛她是他失而复得的珍宝。

人人皆道她宠冠六宫。因为七月里选秀，十二月即被册为和嫔，同时佟佳氏晋为贵妃，佟妃是孝懿皇后的妹子，自孝懿皇后崩逝便署理后宫。在那一天，还有位贵人晋为良嫔，她是皇八子的生母，因为出身卑贱，皇帝从来不理睬她。这次能晋为嫔位，宫中皆道是因着八阿哥争气。这位容貌心性最肖似皇帝的阿哥才十八岁，就已经封了贝勒。

晋了位份是喜事，佟贵妃扯头，她们三人做东，宴请了几位得脸的后宫主位，荣妃、宜妃、德妃、惠妃都赏光，一屋子人说笑笑，极是热闹。那是她第一次见着良嫔，良嫔为人安静，连笑容也平和淡然，她总觉得这位良嫔瞧上去眼善，只不曾忆起是在哪里见过。席间只觉宜妃颇为看顾良嫔，她就没想明白，这样两个性子截然不同的人，怎么会相交。

后来听人说，那是因为八阿哥与九阿哥过从甚密，她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因为皇帝从来不喜欢后妃议论前朝的事。她这样想着，脸上的神色不由有一丝恍惚，皇帝却最喜她这种怔忡的神色，握了她的手，突然道：“朕教你写字。”

皇帝喜欢教她写字，每次都是一首御制诗，有一次甚至教她写他的名字，她学得甚慢，可是他总是背手把手地教。教她写字时，他总是不说话，也不喜她说话，只是默默握了她的手，一笔一划，极为用心，仿佛那是世上最要紧的事。毛笔软软弯弯，写出来的字老是别别扭扭，横的像蚯蚓，竖的像树枝，有时她会忍不住要笑，可是他不厌其烦。偶然他会出神，眼里有一抹不可捉摸的恍惚。在她印象里，皇帝虽然温和，可是深不可测，没有人敢猜测他的心思，她也不敢。后宫嫔妃这样多，他却这样眷顾她，旁人皆道她是有福泽的。

其实她是很喜欢热闹的人，可是皇帝不喜欢，她也只好在他

面前总是缄默。他喜欢她穿碧色的衣裳，江宁、苏州、杭州三处织造新贡的衣料，赐给她的总是碧色、湖水色、莲青色、烟青色……贡缎、倭缎、织锦、府缎、绫、纱、罗、缣丝、杭绸……四季衣裳那样多，十七岁的年纪，谁不爱红香浓艳？可为着他不喜欢，只得总是穿得素淡如新荷。

入宫的第二年，她生了一位小格格，宗人府的玉牒上记载为皇十八女，可是出生方数月就夭折了。她自然痛哭难抑，皇帝散了朝之后即匆匆赶过来瞧她，见她悲恸欲绝，他的眼里是无尽的怜惜，夹着她所不懂的难以言喻的痛楚。他从来没有那样望着她，那样悲哀，那样绝望，就像失去的不是一位女儿，而是他所珍爱的一个世界，虽然他有那样多的格格、阿哥，可是这一刻他伤心，似乎更甚于她。她哭得声堵气噎，眼泪浸湿了他的衣裳，他只是默默揽着她，最后，他说：“我欠了你这样多。”

那是他惟一一次，在她面前没有自称“朕”，她从来没有听过他那样低沉的口气，软弱而茫然，就像一个寻常人般无助。在她记忆里，他永远是至高无上的万乘之尊，虽然待她好，可是毕竟他是君，她是臣。而隔着三十年的鸿沟，他也许并不知道她要什么，虽然他从来肯给她，这世上一切最好的东西。

过了数日，内务府奉了旨意，良嫔晋了良妃。王氏随口道：“到底是儿子争气，皇上虽然不待见她，看在八爷的分上，总是肯给她脸面。”她心里不知为何难过起来，王氏这才觉察说错了话，连忙笑道：“妹妹还这样年轻，圣眷正浓，明年必然会再添位小阿哥。”

她却一直再没有生养。后宫的妃嫔，最盼的就是生个儿子，可是有了儿子就有一切么？那良妃虽有八阿哥，可是她还是那样的寂寞。除了阖宫朝觐，很少瞧见她在宫中走动。皇帝上了年纪，眷念旧情，闲下来喜往入宫早的妃嫔那里去说说话，德妃、宜妃、

惠妃……可是从来没听说过往良妃那里去。

宫里的日子，静得仿佛波澜不兴。妃嫔们待她都很和气，因为知道皇帝宠爱她。这宠爱，或许真的可以是天长日久，一生一世吧。她和王氏最谈得来，因为年纪相差不多。有次在佟贵妃处闲坐，大家正说得热闹，宜妃突然笑道：“你们瞧，她们两个真像一对亲姊妹。”细细打量，其实她和王氏并不甚像，只是下颌侧影，有着同样柔和的弧度。德妃笑道：“皇上喜欢瓜子脸，可怜我这圆脸，早先年还说是娇俏，现在只好算大饼了。”笑得宜妃撑不住，一口茶差些喷出来。

其实德妃还是很美，团团的一张脸，当年定也曾是皎皎若明月。这后宫的女子，哪一个不美？或者说，哪一个曾经不美？

这样一想，心里总是有一丝慌乱，空落落的慌乱。虽然皇帝待她一如既往的好，那日还特意歇了晌午觉就过来瞧她，满面笑容地问她：“今儿你生辰，朕叫御膳房预备了银丝面，回头朕陪你吃面。”她怔了一下，方才含笑道：“皇上记错了，臣妾是十月里生的，这才过了端午节呢。”皇帝“哦”了一声，脸上还是笑着，只是眼神里又是她所不懂的那种恍惚。她嗔道：“皇上是记着谁的生辰了，偏偏来诳臣妾。”

皇帝笑而不答，只说：“朕事情多，记糊涂了。”

皇帝走后，她往宜妃宫中去。可巧遇见宜妃送良妃出来，因日常不常来往，她特意含笑叫了声：“良姐姐。”良妃待人向来客气而疏远，点一点头算是回礼了。宜妃引了她进暖阁里，正巧宫女收拾了桌上的点心，因见有银丝面，她便笑道：“原来今儿是宜妃姐姐的生辰。”便将皇帝记错了生辰的话当成趣事讲了一遍。宜妃却似颇为感触，过了许久，才长长叹了口气。宜妃为人最是爽朗明快，甚少有这么惆怅之态，倒叫她好生纳闷了一回。

皇帝嫌宫里规矩烦琐，一年里头，倒似有半年驻蹕畅春园。

园子那样大，花红柳绿，一年四季景色如画。秋天里枫叶如火，簇拥着亭台水榭，整个园子就像都照在烛炬明光之下一样。乘了船，在琉璃碧滑的海子里，两岸皆是枫槭，倒映在水中，波光潋滟。皇帝命人预备了笔墨，他素来雅擅丹青，就在舱中御案上精心描绘出四面水光天色，题了新诗，一句一句地吟给她听。她并不懂得，他也并不解释，只是笑吟吟，无限欢欣的样子。

心血来潮，他忽道：“朕给你画像。”她知道皇帝素喜端庄，所以规规矩矩地坐好了，极力地神色从容。他凝视她良久，目光那样专注，就像是岸上火红的枫槭，似要焚烧人的视线。仿佛许久之后，他才低头就着那素绢，方用淡墨勾勒了数笔，正运笔自若，忽然停腕不画了。她本来坐得离御案极近，瞧着那薄绢上已经勾出的脸庞，侧影那样熟悉，她问：“皇上为何不画了？”皇帝将笔往砚台上一掷，“啪”一声响，数星墨点四溅开来，淡淡地说：“不画了，没意思。”

她有些惋惜地拿起那幅素绢，星星点点的墨迹里，脸庞的轮廓柔和美丽，她含笑道：“皇上倒是将臣妾画得美了……”绢上的如玉美人，眉目与她略异，神态似寥然的晨星，又像是帘卷西风起，那一剪脉脉菊花，虽只是轮廓，可是栩栩如生。正兀自出神，忽听皇帝吩咐：“撂下。”她叫了声：“皇上。”他还是那种淡淡的神色：“朕叫你撂下。”

6

她知道皇帝在生气，这样没来由不问青红皂白，却是头一回。她赌气一样将素绢放回案上，请个双安道：“臣妾告退。”从来对于她的小性，他皆愿迁就，甚至带了一丝纵容，总是含笑看她大发娇嗔。这次却回头就叫梁九功进来：“送和主子下船。”

一瞬间只觉得失望之至，到底年轻气盛，觉得脸上下不来。离了御舟乘小艇回岸上去，气犹未平。踏上青石砌，猛然一抬头，见着隐约有人分花拂柳而来，犹以为是侍候差事的太监，便欲命

他去唤自己的宫女，于是道：“哎，你过来。”

那人听着招呼，本能地抬起头来，她吃了一惊，那人却不是太监，年约三十许，一身黑缎团福长袍，外面罩着石青巴图鲁背心，头上亦只是一顶红绒结顶的黑缎便帽，可是腰际佩明黄带，明明是位皇子。

那皇子身后相随的太监已经请了个安：“和主子。”

那皇子这才明白她的身份，倒是从容不迫，躬身行礼：“胤禛给母妃请安。”他有双如深黑夜色的眼睛，诸皇子虽样貌各别，可是这胤禛的眼睛，倒是澄澈明净。她很客气道：“四爷请起，总听德妃姐姐记挂四阿哥。”其实皇四子自幼由孝懿皇后抚育长大，与生母颇为疏远，但这样遇上，总得极力地找句话来掩饰窘迫。

皇四子依旧是很从容的样子：“胤禛正是进园来给额娘请安。”黑沉沉的一双眼眸，看不出任何端倪。她早就听说皇四子性子阴郁，最难捉摸，原来果然如此。

依着规矩，后宫的嫔嬪与成年皇子理应回避，这样仓促里遇上，到底不妥。况且她年轻，比面前这位皇四子还要年轻好几岁，被他称一声母妃，只觉得不太自在。他起身旋即道：“胤禛告退。”她并没有记得旁的，只记得那天的晚霞，在半天空里舒展开来，姹紫嫣红，照在那些如火的枫叶上，更加的流光溢彩，就像是上元节时绽放半空的焰火，那样多姿多彩，有一样叫“万寿无疆”的，每年皆要燃放来博皇帝一笑。她忽然惆怅起来，万寿无疆，真的会万寿无疆么？她想起皇帝的脸庞，清峻瘦削，眼角的细纹，衬得眼神总是深不可测。可是适才的胤禛，脸庞光洁，眼神明净，就像是海子里的水，平静底下暗涌着一种生气。她回过头去，只见暮鸦啊啊地叫着，向着远处的平林飞去。四下里暮色苍茫，这样巧夺天工的园林胜景，渐渐模糊，如梦如幻。

后来的日子，仿佛依旧是波澜不兴。前朝的纷争，一星半点

偶然传到后宫里来。废黜太子时，皇帝似乎一夜之间老了十年。他数日不饮不食，大病了一场。阿哥们争斗纷纭，以拥立皇八子的呼声最高。后宫虽不预前朝政务，可是皇帝心中愀然不乐，她也常常看得出来。有一日半夜里他忽然醒来，他的手冰冷地抚在她的脸颊上，她在惺忪的睡意里惊醒，他却低低唤了她一声：“琳琅。”

这是她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。皇帝的手略略粗糙，虎口有持弓时磨出的茧，沙沙地刮过柔滑的丝缎锦被。他翻了一个身，重新沉沉睡去。

再后来，她也忘了。

康熙五十七年时，她晋了和妃。荣宠二十年不衰，也算是异数吧。册妃那日极是热闹，后宫里几位交好的妃嫔预备了酒宴，她被灌了许多酒，最后，颇有醉意了。

卸了晚妆，对着妆奁上的镜子，双颊依旧滚烫绯艳如桃花。她怅然望着镜中的自己，总归是美的吧，三十六岁了，望之只如二十许年纪。色衰则爱弛，她可否一直这样美下去，直到地老天荒？

又过了四年，皇帝已经看着老去，但每隔数日还是过来与她叙话。她婉转奏请，意欲抚育一位皇子。皇帝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朕知道你的意思，阿哥们都大了，朕从皇孙里头挑一个给你带，也是一样。”沉吟片刻道：“老四家的弘历就很好，明儿朕命人带进宫来，给你瞧瞧。”皇帝素来细心，又道：“宫里是非多，只说是交给你和贵妃共同抚育就是了。”佟贵妃位份尊贵，这样可免了不少闲话，她的心里微微一热。

那个乳名叫“元寿”的皇孙，有一双黑黝黝的明亮眼睛，十分知礼，又懂事可爱。有了他，仿佛整个宫室里都有了笑声，每日下了书房回来，承欢膝下，常常令她忘记一切烦恼。有一回皇

帝过来，元寿也正巧下学。皇帝问了生书，元寿年纪虽小，却极为好胜，稚子童音，朗朗背诵《爱莲说》：“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蕃。晋陶渊明独爱菊；自李唐来，世人盛爱牡丹；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静植……”皇帝盘膝坐在炕上，笑吟吟侧首听着，她坐在凳子上，满心里皆是温暖的欢喜。

元寿回家后复又回宫，先给她请了安，呈上些香薷丸，说道：“给太太避暑。”满语中叫祖母为“太太”，孩子一直这样称呼她，她笑着将他揽进怀里去，问：“是你额娘叫你呈进的么？”元寿一双黑亮明净的眼睛望着她，说：“不是，是阿玛。”他说的阿玛，自然是皇四子胤禛，她不由微微一怔，元寿道：“阿玛问了元寿在宫里的情形，很是感念太太。”她突然想起许多年前，在畅春园的漫天红枫下，长身玉立的皇四子幽暗深邃的双眼，伸手抚过元寿乌亮顺滑的发辮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该来的终究来了，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，皇帝崩于畅春园。

妃嫔皆在宫中未随扈，诸皇子奉了遗诏，是皇四子胤禛嗣位。她并不关心这一切，因为从乍闻噩耗的那一刹那已经知道，这一生已然泾渭分明。从今后她就是太妃，一个没有儿子可依傍的、四十岁的太妃。

名义上虽是佟贵妃署理六宫，后宫中的事实上大半却是她在主持。大行皇帝灵前恸哭，哭得久了，伤心仿佛也麻木了。入宫二十余年，她享尽了他待她的种种好，可是还是有今天，离了他的今天。她不知自己是在恸哭过去，还是在恸哭将来，或许，她何尝还有将来？

每日除了哭灵，她还要打起精神来检点大行皇帝的遗物，乾清宫总管顾问行红肿着双眼，捧着只紫檀罗钹的匣子，说：“这

是万岁爷搁在枕畔的……”一语未了，凝噎难语。她见那匣子极精巧，封锢甚密，只怕是什么要紧的事物，于是对顾问行道：“这个交给外头……”话一出口便觉得不妥，想了想说道：“还是请皇帝来。”

顾问行怔了一下，才明白她是指嗣皇帝，虽不合规矩，可是知道事关重大，或许是极要紧的事物，自己也怕担了干系，于是亲自去请了御驾。

嗣皇帝一身的重孝，衬出苍白无血色的脸庞，进殿后按皇帝见太妃的礼数请了个安。她也欠了欠身子，只见他抬起眼来，因守灵数日未眠，眼睛已经凹陷下去，眼底净是血丝。元寿那双亮晶晶的眸子，却原来那般神似他。殿中光线晦暗，放眼望去四处的帐幔皆是白汪汪一片，像蒙了一层细灰，黯淡无光的一切，斜阳照着，更生颓意。她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这匣子是大行皇帝的遗物，因搁在御寝枕畔，想必是要紧的东西，所以特意请了皇上来面呈。”

皇帝哦了一声，身后的总管太监苏培盛便接了过去。皇帝只吩咐一声：“打开。”他素来严峻，一言既出，苏培盛不敢驳问，立时取铜钎撬开了那紫铜小锁。那匣子里头黄绫垫底，却并无文书上谕，只搁着一只平金绣荷包。她极是意外，皇帝亦是微微一愕，伸手将那荷包拿起。只见那荷包正面金线绣龙纹，底下缀明黄穗子，明明是御用之物。皇帝不假思索便将荷包打开来，里头却是一方白玉佩，触手生温，上以金丝铭着字，乃是“情深不寿，强极则辱；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”。那玉佩底下却绕着一绺女子的秀发，细密温软，如有异香。

她见事情尴尬，轻轻咳嗽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原来并不是要紧的文书。”皇帝道：“既是先帝随身之物，想必其中另有深意，就请母妃代为收藏。”于是将荷包奉上，她伸手接过，才想起这举

止是极不合规矩的，默默望了皇帝一眼，谁知他正巧抬起眼来，目光在她脸上一绕，她心里不由打了个突。

到了第二日大殓，就在大行皇帝灵前生出事端来。嗣皇帝是德妃所出，德妃虽犹未上太后徽号，但名位已定，每日哭灵，皆应是她率诸嫔妃。谁知这日德妃方进了停灵的大殿，宜妃却斜刺里命人抬了自己的软榻，抢在了德妃前头，众嫔妃自是一阵轻微的骚乱。

她跪在人丛中，心里仍是那种麻木的疑惑，宜妃这样地藐视新帝，所为何苦。宫中虽对遗诏之说颇有微词，但是谁也不敢公然质问，宜妃这样不给新太后脸面，便如掴了嗣皇帝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。

黄昏时分她去瞧宜妃。宜妃抱恙至今，仍沉疴不起，见着她只是凄然一笑：“好妹妹，我若是能跟大行皇帝去了，也算是我的福分。”她的心里也生出一线凉意，先帝驾崩，她们这些太妃此后便要搬去西三所，尤其，她没有儿女，此后漫漫长日，将何以度日。口中却安慰宜妃道：“姐姐就为着九阿哥，也要保重。”提到心爱的小儿子，宜妃不由喘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正是担心老九。”过了片刻，忽然垂泪：“琳琅到底是有福，可以死在皇上前头。”

她起初并不觉得，可是如雷霆隐隐，后头挟着万钧风雨之声，这个名字在记忆中模糊而清晰，仿佛至关重要，可是偏偏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，于是脱口问：“琳琅是谁？”宜妃缓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是八阿哥的额娘。她没了也有十一年了，也好，胜如今日眼睁睁瞧着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”

那样惊心动魄，并不为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这一句，而是忽然忆起康熙五十年那个同样寒冷的冬月，漫天下着大雪，侍候皇帝起居的梁九功遣人来报，皇帝圣体违和。她冒雪前去请安

探视，在暖阁外隐约听见梁九功与御医的对话，零零碎碎的一句半句，拼凑起来：

“万岁爷像是着了梦魇，后来好不容易睡安静了，储秀宫报丧的信儿就到了……当时万岁爷一口鲜血就吐出来……吐得那衣襟上全是……您瞧，这会子都成紫色了……”

御医的声音更低微：“是伤心急痛过甚，所以血不归心……”

皇帝并没有见她，因为太监通传说八阿哥来了，她只得先行回避。后来听人说八爷在御前痛哭了几个时辰，声嘶力竭，连嗓子都哭哑了。皇帝见儿子如此，不由也伤了心，连晚膳都没有用，一连数日都减了饮食，终于饶过了在废黜太子时大遭贬斥的皇八子。可是太子复立不久，旋即又被废黜，此后皇帝便一直断断续续圣体不豫，身子时好时坏，大不如从前了。

她分明记起来，在某个沉寂的深夜，午夜梦回，皇帝曾经唤过一声“琳琅。”这个名字里所系的竟是如海深情，前尘往事轰然倒塌。那个眉目平和的女子，突然在记忆里空前清晰，轮廓分明，熟悉到避无可避的惊痛。原来是她，原来是她。自己二十余载的盛宠，却原来是她。

便如最好笑的一个笑话，自己所执信的一切，竟然没有半分半毫是属于自己的。她想起素绢上皇帝一笔一笔勾勒出的轮廓，眉目依稀灵动。他下笔畅若行云流水，便如早已在心里描绘那脸庞一千遍一万遍，所以一挥而就，并无半分迟疑。他瞒得这样好，瞒过了自己，瞒过了所有的人，只怕连他自己，都恍惚是瞒过了。可是骗不了心，骗不了心底最深处的记忆，那里烙着最分明的印记，只要一提起笔来，就会不知不觉勾勒出的印记。

这半生，竟然只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她被那个九五之尊的帝王宠爱了半生，这宠爱却竟没有半分是给她的。她还有什么，她竟是一无所有，在这寂寂深宫。

这日在大行皇帝梓宫前的恸哭，不是起先摧人心肝的号啕，亦不是其后痛不欲生的饮泣，而是无声无息地落泪，仿佛要将一生的眼泪，都在这一刻流尽。她不知道自己在灵前跪了多久，只觉得双眼肿痛得难以睁开，手足软麻无力，可是心里更是无望的麻木。大殓过后，来乾清宫哭灵的妃嫔渐渐少了，原来再深的伤心，都可以缓缓冷却。斜阳照进寂阔的深殿，将她孤零零的身影，拉成长。

天为谁春

Tianwei Shuichun

一生一代一双人，争教两处销魂。相思相望不相亲，天为谁春？
桨向蓝桥易乞，药成碧海难奔。若容相访饮牛津，相对忘贫。

——纳兰容若《画堂春》

.....

己未年的正月十六，天色晦暗，铅云低垂。到了未正时分，终于下起了雪珠子，打在琉璃瓦上沙沙轻响。那雪下得又密又急，不一会儿工夫，只见远处屋宇已经覆上薄薄一层轻白。近处院子里青砖地上，露出花白的青色，像是泼了面粉口袋，撒得满地不均。风刮着那雪霰子起来，打在脸上生疼生疼。玉箸连忙转身放下帘子，屋子中央一盆炭火哔剥有声，她走过去拿火钳拨火，不想火钳碰到炭灰堆里，却是沉沉的触不动，不由笑着说：“这必又是谁